

〔宋〕柳永著
陶然 姚逸超 校箋

樂章集校箋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上

〔宋〕柳永著
陶然姚逸超校箋

樂章集校箋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樂章集校箋 / (宋)柳永著; 陶然, 姚逸超校箋.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6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8062-0

I. ①樂… II. ①柳… ②陶… ③姚… III. ①宋詞—
注釋 IV. ①I222. 8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78933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樂章集校箋

(全二冊)

[宋]柳永著

陶然 姚逸超 校箋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江蘇金壇市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30.5 插頁 11 字數 620,000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8062-0

I · 3048 精裝定價: 13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

浙江大學「二一一工程」三期建設項目「古代文化典籍整理保護與研究」

樂章集上卷

崇安 柳三變 耆卿



正宮

黃鶯兒

園林晴晝春誰主。暖律潛催幽谷暄。和黃鸝。翩翩乍遷
芳樹。觀露溼縷金衣。葉映如簧語。曉來枝上。解纒似把
芳心。深意低訴。無據。乍出暖煙來。又趁遊蜂去。恣狂
蹤迹。兩兩相呼。終朝霧吟風舞。當上苑柳穠時。別館花
深處。此際海燕偏饒。都把韶光與。

玉女搖仙佩

飛瓊伴侶。偶別珠宮。未返神仙行綴。取次梳妝。尋常言

樂章集上卷



柳三變者卿擇



正宮

黃鶯兒

園林晴晝春誰主
暖律潛催幽谷暄
和黃鸝翻
翻乍遷芳樹
觀露溼縷金衣
葉映如黃語
曉來
枝上綿蠻似把芳心
深意低訴
無據乍出暖
煙來又趁遊蜂去
恣狂蹤跡兩兩相呼
終朝霧
吟風舞當上苑柳穠時
別館花深處
此際海燕
偏饒都把韶光與

前言

在中國文學史上，柳永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仿佛一個「熟悉的陌生人」。和其他名家相比，不僅其生平及仕履情況至今仍有很多迷霧，而且對其人其詞，歷來也褒貶不一，褒之者譽以「學詩當學杜，學詞當學柳」（宋張端義貴耳集引項安世語），貶之者譏為無行浪子、淫詞穢曲。儘管以柳詞比附杜詩，或推許過當，但柳永的地位和影響，實不能因其淺近俚俗而有所輕視。南宋劉克莊謂梅堯臣為宋詩開山之祖。如移之以論詞，能稱得上宋詞開山之祖的非柳永莫屬。柳永不僅在宋代詞壇是傑出的第一流作家，置於整個文學史上，也絕對稱得上是開宗立派、影響一代的大家。鄭文焯謂柳詞為「北宋正宗」（鄭文焯手批樂章集），是否「正宗」固可討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柳詞，宋代詞壇的藝術趣味和審美趨向就缺失了鮮活生動的重要一極，而其在詞體發展方面所作的貢獻，更是促進宋詞繁榮和演進的強大動力之一。

柳永，初名三變，字景莊，後更名永，字耆卿。因其排行第七，故人稱「柳七」。柳永出身於官宦世家。根據宋初文人王禹偁爲柳永的祖父柳崇所作的墓碣銘，柳永的七世祖柳奧，是唐代史家柳芳之孫，柳登之子，著名文人柳冕之侄，柳奧隨叔父柳冕入閩，遂定居於崇安（今屬福建）五夫里金鵝峰之陽，開崇安柳氏一脈。如果這一記載可信，則柳永就和唐代高門河東（今山西永濟）柳氏攀上了關係。不過新舊唐書中的柳芳父子本傳，都沒有提到柳奧其人，故有學者懷疑王禹偁的說法不過是古代寫墓志銘時上攀高門名流的舊習而已，不能太當真。柳永的祖父柳崇，字子高，五代時以儒學著名，終生未仕，「以行義著於鄉里，以兢嚴治於閨門」（王禹偁建溪處士贈大理評事柳府君墓碣銘）。柳崇有六子：柳宜、柳宣、柳真、柳宏、柳案、柳察，皆有功名科第於時。柳永的父親柳宜，字無疑，生於後晉天福四年（九三九），曾仕於南唐，任監察御史，「多所彈射，不避權貴，故秉政者尤忌之」（王禹偁送柳宜通判全州序）。入宋後，先後任雷澤、費縣、任城令，通判全州，官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有記載謂其官終工部侍郎，但恐怕也不很可信）。柳宜與王禹偁交好，王禹

僞先後爲他寫了三篇文章，這爲後人了解柳永的家世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材料。柳宜有三子：柳三復、柳三接、柳三變，「三復」、「三變」出自論語，「三接」出自易經，看來柳宜對他們的期望還是很高的。事實上這三兄弟也都以文才得名，時稱「柳氏三絕」。柳永的叔父柳宏、柳真、柳察在真宗年間先後中進士，長兄柳三復也是真宗年間的進士，柳永與次兄柳三接在仁宗景祐元年同科並中進士，柳永之子柳浼和柳三接的兒子柳淇也都得中進士。祖孫三代有八個進士，可謂簪纓世家。不過官職都不很高，而且除柳永以填詞著名外，其兄柳三復以蹴鞠踢毬而得人丁謂門下（劉邠 中山詩話），柳永的侄子柳淇是書法家，柳永的孫子柳彥輔精於算命，「決王公貴人生死禍福」（黃庭堅 贈日者柳彥輔），看來其家族的「雜學」也是有傳統的。

柳永宋史無傳，其生平事迹多散見於野史雜著、流傳於雜劇小說之中，有的互相牴牾，有的明顯不可信從。關於其生平仕履，經幾輩學者多方考辨，雖難以確知，但大體可以確定柳永主要的活動年代是宋真宗、仁宗年間，而且在真宗年間已有不少詞作問世，因此柳永作爲北宋第一位大力填詞的名家，是毫無疑義的。柳永的一生，以他在宋仁宗景祐元年（一〇三四）中舉爲分界綫，大致可以分爲兩個階段：前期主要生活在汴京，多次參加科舉考試，還通過以詞應制頌聖等方式，不斷尋求入仕的機遇，同時多流連於汴京的秦樓楚館，恣情浪游；而中舉之後，則游宦四方，驅驅行役。這種生活經歷在他的創作上也留下

了深刻的烙印。

柳永的家世出身決定了他並不是一個淡泊功名的人，他早年曾屢次參加科舉考試，但都未能及第。其征部樂謂：「況漸逢春色。便是有、舉場消息。」明顯是對科第中舉的希冀；柳初新中「別有堯階試罷。新郎君、成行如畫。杏園風細，桃花浪暖，競喜羽遷鱗化。徧九陌、相將遊冶。驟香塵、寶鞍驕馬」的描述，正折射出他對新科進士們的羨慕之情。而舉場的屢屢失意，也免不了讓他發出「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的自遣之語，「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的自慰之辭，以及「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鶴沖天)的自傲之意。或許正是科場的蹭蹬，使得他縱情放浪形骸於聲色酒樂之中，與北里歌妓樂工們結下了不解之緣。宋葉夢得謂柳永「爲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避暑錄話卷三)。從此文學史上便多了一位風流才子。柳永的樂章集中經常可以看到他對自己早年這種浪遊生活的回憶：「暗想從前，未名未祿，綺陌紅樓，往往經歲遷延」(戚氏)；「帝城當日，蘭堂夜燭，百萬呼盧。畫閣春風，十千沽酒」(笛家弄)；「長是因酒沈迷，被花縈絆」(鳳歸雲)。柳永在其如魚水詞中說自己「藝足才高，在處別得艷姬留」，樂章集中提到的「艷姬」，就有心娘、佳娘、蟲娘、酥娘、師師、秀香、瑤卿、香香、英英等，柳永的不少詞，就是爲這些歌妓所寫的。在這種縱遊倡館酒樓的生涯中，柳永度過了他的青壯年時代。這成就了他和他的詞聞名天下的聲望，但或許也使他爲此而付出了不

小的代價。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六載：「柳三變好爲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宋仁宗）特落之，曰：『且去填詞，何要浮名！』其事雖未必確實，但反映出的當時人對柳永之看法，却是真實的。後來柳永在仕宦生涯中困於改官的經歷，也未嘗沒有這一因素的影響。實際上，柳永的這種生活方式，一方面固然與其性格氣質有關，另一方面，據羅燁新編醉翁談錄丙集卷二中說：「耆卿居京華，暇日徧遊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以一個官宦世家子弟的身份，而需歌妓的「資給」，其間或亦不乏淒涼與辛酸。樂章集中有那麼多描寫歌妓的作品，應該說與此是有關係的。柳永前期既汲汲於功名科第，真宗年間，還趁著「天書」事件的機會，寫了不少應制頌聖之作，以求一售。但又流連於坊曲之間，過著縱情遊冶的生活。這種看似兩歧的生活方式，實則是其內在心理矛盾的體現，似乎也預示了他一生的命運。

宋仁宗明道二年（一〇三三），垂簾了十年的章獻明肅劉太后去世，仁宗親政，改明年爲景祐元年。爲了祝賀親政，仁宗增加了景祐元年進士科及諸科的錄取名額，並且特開恩科，對歷年來舉場沉淪失意的士人，格外放寬尺度：規定「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毋輒黜，皆以名聞」（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四）。柳永和其兄柳三接在這年同科中舉，有可能就是

以恩科特奏名，而得到「同進士出身」的身份，而此時他已年過半百了。中舉後的柳永，官運並不亨通。柳永初任睦州（今浙江建德）團練推官，屬初等幕職官。據葉夢得 石林燕語及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六載，柳永到任僅月餘，知州呂蔚即具狀薦舉之，但侍御史郭勸以其於制不合，予以駁回。朝廷還專門下詔強調初任官須任滿成考纔能獲得薦舉。對柳永來說，初入仕途即升遷受阻，已經開始感受到宦游的艱辛，再加上幕職官風塵作吏，供人驅使的境地，使他產生了對官場的厭倦之意，如他在睦州所作的滿江紅詞：「游宦區區成底事，平生況有雲泉約。歸去來，一曲仲宣吟，從軍樂。」就是這種情緒的流露。此後整整八年，柳永最多只是升遷了一級，為泗州判官。其間景祐四年（一〇三七）到寶元二年（一〇三九）間，可能在蘇州任職。寶元二年到慶曆二年（一〇四二）間，可能任監曉峰鹽場（在今浙江定海）。慶曆三年（一〇四三），朝廷下詔舉幕職、州縣官充京朝官，為柳永磨勘改官提供了機會。但這次仍然沒有成功，據張舜民 畫墁錄載：「柳三變既以詞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殊）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綵綫慵拈伴伊坐」。』柳遂退。」說明其詞作的聲望還是給柳永的仕途帶來了一些負面的影響。不過此後數月，由於朝廷再次覆核其申訴，柳永終於改為著作佐郎，得以升為京官，結束了「久困選調」的處境。柳永改官後，依例循資而遷，三年一轉，由著作佐郎遷著作郎，再遷太常博士，官終屯田員外郎，故後世稱之為「柳

屯田」。此時柳永當已是六十九歲的老人了。宋代官員一般七十歲致仕，柳永致仕後依例增秩轉了一官爲屯田郎中，故後世亦稱之爲「柳郎中」。這些官職在宋代都屬於寄祿官，並非實際差遣，按照宋代官制，改官後的京官須先外任縣令等親民官，柳永可能於慶曆三年末任餘杭（今屬浙江杭州）令。明萬曆鎮江府志卷三六引柳永之侄所作宋故郎中柳公墓志殘文，謂柳永改官後曾任西京靈臺（或指陝西渭南）令。羅燁新編醉翁談錄庚集卷三謂柳永曾宰華陰（今屬陝西）。但具體何時則都難以確考。可見柳永所任的多爲地方小官，宦游的地域範圍也比較廣。因此柳永後期作品中，雖不免仍多懷舊之詞，但早年的風情明顯減退，其長相思中所云「又豈知、名宦拘檢，年來減盡風情」，就是其夫子自道之語。於是游宦羈旅便成爲這段時期柳詞的重要主題，其中以作於江淮和兩浙一帶的居多。另外，他在監曉峰鹽場時，還寫過一篇鬻海歌，是反映鹽民生活疾苦的詩作，有唐代白居易新樂府之風，這固然與詩詞之別有關，但或許也和他慢慢滌盡早年風流浪子的面目有一定關聯。

樂章集中，有不少投贈詞，都是上各地郡守的，以蘇州、杭州諸地爲多。其所投贈的對象，今可考者，有丁謂、蔣堂、柳植、孫沔等人。如果再加上寫過送睦州柳從事詩的宋祁，在睦州時推薦過柳永的呂蔚（名相呂端之子）、和柳永有過一段對話的宰相晏殊、推薦柳永醉蓬萊詞給宋仁宗的人內副都知史志聰等，大多爲真宗、仁宗年間的名臣顯宦，則柳永的交游情況大略可見。

明萬曆鎮江府志卷三六載，柳永身歿於潤州（今江蘇鎮江），死後殯葬無著，二十餘年後王安石之弟王安禮知潤州時，為柳永擇地安葬，並由柳永的侄子柳淇撰寫了墓志銘。據此推算其卒年在至和三年（一〇五六）後不久。宋元話本謂柳永死後由衆歌妓醵錢合葬，雖屬小說家言，不可為據，但也稍稍折射出一代詞人的命運。

二

薛礪若宋詞通論曾稱柳永為「宋詞革命鉅子」。其實嚴格來說，柳永不是一個「革命者」，而是一個開創者，是新的宋詞時代的開創者。柳永一生所經歷的太宗朝後期以及真宗、仁宗兩朝，正是北宋社會漸趨承平繁盛的時期。隨著社會的安定，都市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家家絃唱，處處笙歌，這種社會環境為專供娛樂消遣的詞的發展，提供了豐厚的現實土壤。柳永詞就在這種時代氛圍中應運而生。他對於作為民間俗文學的初起階段的詞，對於五代花間以來的傳統詞，固然都有繼承和發展，但更重要的是，柳永一方面採用市井新聲，一方面又進行融會與開創，從而形成了其所特有的「柳氏家法」、「屯田蹊徑」，創造出了獨特的風格，從詞調到作法，都為宋詞的發展起到了開新局的作用。吳熊和師曾將柳永

詞的藝術成就總結爲發展慢詞、多用賦體、雅俗並陳三個方面，以下就此略作申說補述。

慢詞即慢曲子，調長拍緩，在音樂上變化繁複，悠揚動聽，一般字數較多。唐五代詞調基本上都是短小的令曲，雖偶有慢詞出現，但影響不大。入宋以後，市井新聲競起，「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這種新聲勃興的盛況使詞調獲得了大量的新增與擴充，而所增者大都爲慢曲長調，從此令詞小曲就退居相對次要的地位了。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柳永詞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柳永在宋代是以精通音律而著稱的詞人之一，他致力於嘗試新曲，以新的詞風來推動新的樂曲的流行。柳永詞中屢提及這種「新聲」，如「風暖繁絃脆管，萬家競奏新聲」（木蘭花慢）；「是處樓臺，朱門院落，絃管新聲騰沸」（長壽樂）；「簾下清歌簾外宴。雖愛新聲，不見如花面」（鳳樓梧）等。樂章集中大部分就是這類新聲。柳永詞作今存二百餘篇，凡用十六宮調，一百五十餘曲，其中除十餘調是沿用唐五代舊曲外，其餘的都是首見於柳永詞的。論創調之多，兩宋詞人無出其右。這其中又有兩種情況，一是直接採用當時的市井新聲入詞，一是將前代令曲加以改造。而所創之調中，又大都是慢曲，有些曲調在教坊曲、敦煌曲中本爲小令者，柳永亦衍爲長調。如長相思本雙調三十六字，柳永衍爲雙調一百零三字；浪淘沙本雙調五十四字，柳永衍爲三疊一百四十四字。這就開闢了詞曲由小令進入長調的新階段，詞調從此也就日趨豐富和蕃盛了。

賦體是慢詞的藝術技巧。晚唐五代以來的令詞，由於受到篇幅短小的局限，遂以「深」、「細」、「小」而見長，注重含蓄朦朧地表達心靈深處隱約幽微的情感體驗。而慢詞勃興之後，傳統的令詞作法已與慢詞龐大的結構、繁複的聲律不相適應了。而柳永不僅在詞調和音律上發展了慢詞，在技巧上亦打破傳統，創造性地採用賦體筆法，為慢詞長調的創作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賦者，鋪也。長調即宜於鋪陳。柳詞善於鋪敘，無論是敘事寫景，還是抒情議論，都能做到委婉曲折，層層深入，細膩妥帖，淋漓盡致地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動和情感歷程。結構上大開大闔，回環往復，一唱三歎。如其望海潮（東南形勝）一詞，就被譽為一篇用詞體寫就的杭州賦。而其不少描寫汴京繁盛的詞作，又何嘗不是一篇篇具體而微的汴都賦呢？另一方面，柳永的不少詞還表現出強烈的故事化傾向。即在一首詞中，首尾具足地鋪寫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猶如一部獨幕甚至多幕的歌劇。像他膾炙人口的名作雨霖鈴，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全詞由餞別寫到催發，到淚眼相對，到執手告別，到別後的酒醉，到次日清晨的酒醒，到對將來的懸想，依次層層敘述離別的場面和雙方惜別的情懷行動，如同一首帶有敘事性的劇曲，寫出了動人的惜別一幕。它的細膩感、故事性和直接面對市井民衆的感染力，就不是令曲所能達到的。宋代李之儀謂唐五代詞，「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為宗，然多小闕。至柳耆卿始鋪敘展衍，備足無餘。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跋吳思道小詞），就是從詞史的角度肯定了柳詞以賦體作長調對宋詞發展的貢獻。

雅俗，是詞的格調、風味上的問題。宋人多言柳永詞近俗，或謂「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李清照詞論），或謂「雖極工緻，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却掃編），或謂柳永「長於纖艷之詞，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悅之」（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他們雖承認柳永詞藝術技巧上的高妙，但對其淺近俚俗的詞格頗有異辭。實際上，柳詞這種世俗化的傾向，代表的是一種新的審美趣味和藝術風範，是城市市民階層的生活理想與精神風貌在藝術領域的反映。作為與高雅的文人詞相對的一極，它是構成宋詞豐富多彩面貌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柳永詞也並非一味淺俗，他的一些名作，大都俗中有雅，可謂俗不傷雅，雅不避俗。如其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闋，其中既有「想佳人、妝樓颯望」這樣的「俗極」（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之語，也有被蘇軾賞識的「霜風淒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這樣的高雅之句。雅俗雜陳，正是柳詞之所長。而從接受和傳播的層面來看，柳永的許多名作，也是雅俗共賞的，並非僅僅在市井民衆中流傳。宋人筆記中有不少關於文人偏好吟唱柳永詞的記載，甚至和尚、道士也都愛好柳詞，如邢州開元寺僧法明，金全真教祖師王重陽等，都幾乎從柳詞中參禪悟道。不僅如此，柳永詞還遠傳至異域，葉夢得避暑錄話記西夏國「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載金主完顏亮聞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另柳詞還東傳到高麗，高麗史卷七一樂志二中就收錄了不少柳詞。在兩宋，甚至歷代詞人中，作品能流播如此久